在隆里，对话王昌龄

文/通讯员 姚　瑶　图/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姚　宁

我曾在一首诗歌这样写道："拒绝我的千年王朝。在盛唐/我要想追上你，难于上青天/在你文字里沉睡，却找不到醒来的地方/时隔千年之后，你那些文字、你的坟墓/是否长满了绿草？"或许，这就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惆怅。

不管在《王昌龄诗集》，还是在《全唐诗》所收录王昌龄的诗作中，我都愿意把他看作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边塞诗人。王昌龄擅长七言绝句，被后世称为"七绝圣手"。如《出塞》诗："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"慨叹守将无能，意境开阔，感情深沉，有纵横古今之气魄，确实为古代诗歌中的珍品，被誉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。又如《从军行》"大漠风尘日色昏，红旗半卷出辕门。前军夜战洮河北，已报生擒吐谷浑。"等，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。王昌龄也写过不少反映宫女不幸遭遇的《长信秋词》《西宫春怨》等，格调哀怨，意境超群。他也抒写思妇情怀和少女天真的《闺怨》《采莲曲》等，文笔细腻生动，清新优美。送别之作《芙蓉楼送辛渐》同样为千古名作。沈德潜《唐诗别裁》说："龙标绝句，深情幽怨，意旨微茫，令人测之无端，玩之无尽。"

那时的王昌龄因为一首《梨花赋》，得罪了政坛上的集权派，遭到贬谪，作为诗人的王昌龄注定在仕途上一路坎坷了。天宝七年（748年），他告别了成长英雄也成长苍凉的青海高原，离开了春风也不度的玉门关，被下贬为龙标县尉，世称王龙标。《詹才子传》说他"晚途不谨小节，谤议沸腾，两窜遐荒"。《河岳英灵集》说他"再历遐荒"，《旧唐书》本传也说他"不护细行，屡见贬斥"。下贬隆里后的王昌龄，再也写不出惊鬼泣神的诗作了，公务之余与乡民同趣，把酒临风，忘却仕途的困惑，政治上的钩心斗角想也是多余。一首《龙标野宴》，在他的生命中留下惊艳的一笔，使他的诗作出现前所未有的柔情与困惑。

沅溪夏晚足凉风，
春酒相携就竹丛。
莫道弦歌愁远谪，
青山明月不曾空。

多少年前的一个秋风萧瑟的下午，诗人被阵阵的鼓点声和游龙的盛歌陶醉，站在状元桥上，古老城墙的护城河倒映着诗人斑白的须发，循着如流水的纯朴古歌，我们不禁要问：是不是苗山侗水，陶醉了诗人？

"没有诗就没有了家园。像我一样/在寻找源头的过程中，也迷失在异乡。"古夜郎在转瞬间消逝了，且兰国在转瞬间消逝了，而隆里古城以坚强的姿势矗立于贵州东南之麓，是不是一缕诗人的魂魄，在磨砺的历史中同样任风数百年，任雨数百年。

隆里古城原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六子朱楨始创的古城堡。公元1385年，朱楨定古州吴勉后，见隆里地平物丰，于是遣民屯居，驱走当地"土著"，设置"龙里千户所"，留兵丁3000人驻所，并于永乐年间再次修筑古城堡。公元1685年，清朝取"隆盛之意"把"龙里"改为"隆里"。据说当时的隆里古城"城内3700，城外7300，72姓氏，72口井"，规模之大，人丁之兴旺，由此可见一斑。历经沧桑的隆里古城，作为军事驻防单位，虽然早已失去了昔日的威严，当年的边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，但城中规划整齐而错落有致的古街古巷、古桥古碑都在向世人讲述着它过去曾经辉煌的历史。

推开历史沉重的大门，走在隆里古城纵横交错的道路上，这一条条不起眼的巷道，曾是用于战争的迷魂阵。手摸着低矮的城墙，历史过于沉重了，隐约中还能感觉到滚滚的历史尘烟，60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，清晰如昨。试想，诗人王昌龄走在古城的小巷，回望历史，那一句"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"的豪迈是怎样的铿锵有力？

在那战马嘶鸣的瞬间，王昌龄走在诗的弦上，原来啊！没有诗就没有了家园，没有诗的民族无疑是悲哀的民族。

城外的稻香，漫过田野；河岸的垂柳，轻歌曼舞。是新酿的米酒醉了诗人。站在历史滚滚而去的垛口，诗人来了又去了，留下一行清泪，留下眷恋诗人的古城人，如夏日蝉鸣旷日持久。

苗侗人民以山一样宽阔的胸怀容纳了古城，却留不住诗人渐行渐远的脚步，留下的只是青草一样湿漉漉的诗句，在苗山侗水遗唱千年。

一杯米酒，一首颂诗，一地稻香，彪悍纯朴的乡民，谁把谁醉倒在历史的书页上？

殊不知，可悲可叹的是，王昌龄后来连龙标县尉这样一小小的职务也没能保住，安史之乱后，他便离任而去得以还归长安，迂回至亳州，竟为刺史闾丘晓所杀害。《唐才子传》载：王昌龄"以刀火之际归乡里，为刺史闾丘晓所忌而杀。后张镐按军河南，晓衍期，将戮之，辞以亲老，乞恕，镐曰：'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乎？'晓大渐沮"。一向同情诗人的河南节度使张镐终替王昌龄报了仇。

在隆里古城外还有一座用大青石砌成的"状元桥"，此桥修建于明万历二十二年（公元1594年），当年王昌龄被贬到贵州黔东南，来到隆里，村里先民闻知，纷纷在此桥上隆重迎接，王昌龄于是在隆里传教授学，变革民风，留下德行，此桥因此被称为"状元桥"，后人为纪念他，还在状元桥边修建了状元亭、状元祠，以表怀贤敬才之心。

王昌龄在隆里住了多久不可考，历史没有过多记载，得知王昌龄离开隆里后被害，隆里人民非常思念他，在万历年间便有乡绅为他建了一座衣冠冢，称状元墓。

孤舟微月对枫林，
分付鸣筝与客心。
岭色千重万重雨，
断弦收与泪痕深。

诗人的命运，正如诗中洋溢的伤感与无奈，一颗盛唐的诗星就这么陨落了。在贵州高原演绎的诗歌中，隆里古城像一个生命的符号，是诗人生命最后的一站，诗人走了，远远地去了，而这些，都是隆里古城人民永远的痛。

浪漫镇远

○ 通讯员 陈珍秀

当我们从 潕阳河景区到达镇远县城时，恰是正午时分。烈日与河畔的树荫，成为我打开镇远的开关。和着秋阳的热烈，在镇远古镇奢侈着这份安宁，这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……

云朵和蓝天像一对浪漫的恋人悠闲地散着步。湛蓝的天空像一块硕大无比的蜡染幕布。我迫不及待穿过一条小巷，径直朝河畔走去。的河面，几朵白云悠闲自在点缀其间，河两岸楼阁的倒影一动不动，连水里的窗格、翘檐都那么清晰。四周群山像一位憨实的汉子，静静的河流则像那温婉贤淑的女子。秋阳下的古镇，一位女子依偎在汉子那坚实的臂膀里，这一山一水啊，浪漫得像一场亘古的爱情般令人羡慕。

沿着青龙洞拾级而上，山上的树在阳光的映衬下亮得刺眼。远远望去，河里的倒影像一幅浪漫的抽象派画作那样，不细致、却也不模糊地把那些倒影绿翡翠般、一块块长条那样、毫无负担地悬在河面。这时，青龙洞的脚下，便宛若有了一座微型的水上森林。右岸那排柳树，长长的柳枝宛如秋姑娘飘逸的长发，娴静矜持。一阵微风吹来，秋姑娘用和着些许热气的手梳理那些长发，她将最长的发端轻轻点点拂在河面，这些柳条摇身一变，又像一个个调皮的孩子般好动、活泼起来。

登上青龙洞放眼望去：古镇四周的山，此时像慈爱的母亲那样呵护着这条河；它又像一位高大的父亲一样严爱着自己的孩子。而河呢？就是一个备受宠爱、幸福的孩子了。天空高起一层，秋阳下的山水越发成熟。"S"的河水蜿蜒着穿城而过，古镇俨然一位谦虚的学者，倒腼腆了许多。碧绿的河水，平静得连风都不忍心打扰它。这河，像一条八卦形的绿带，又像秋姑娘丰收的裙摆，更像一块天然的绿色奶酪。古人云："一座城，须得有山有水才有灵气。"镇远，就是这样一座神形兼备的古城！此时此景，阳光和秋风都像一坛陈酒，在古镇的时光里酝酿。平静的河水，载着一茬一茬远去的时光。碧水悠悠，这是一首唱不完的悠远绵长的岁月之歌。整个画面，河两岸的人们凭水自如、临水而居。它让每一个行人都能在水与桥之间，在醉人的相偕中触摸古镇的个性与神韵。正午的镇远，浪漫得像古诗词里的人间仙境……

我们来到祝圣桥。这座历经600多年历史的石桥本名为"溪桥"，后来因为康熙大帝祝寿而改名为"祝圣桥"。祝圣桥看似平凡，但它却有着独特的来历：它的桥墩是明代的，而桥身却是清代的。长达250年的建筑周期的石桥，是不是很独特？三层、三檐、八角攒尖的顶楼楼阁建在桥的中央，是祝圣桥的"魁星阁"。在桥中建亭的例子不多。而祝圣桥却是其中一个。我说镇远浪漫吧！皖南有句俗语说"人到桥头皆是仙"。这大概是说给凡尘中并未能远避喧嚣的俗人听的。有桥的地方大多水声嘈杂、处处人家。桥的两岸处处人家，这是事实。可要说水声嘈杂，我并未完全认同，因为此时的河水是这般宁静。内心澄澈的河床，倒映着热爱的事物。这一刻天很蓝，风里有些热浪，桥面凹凸不平的石板，像一个个朴素的补丁，缀连着古镇的过往来生。都说秋天最容易思乡，而我在这片湛蓝中，往事的湖光山色也竟然在这微漾的河上萌芽起来。镇远是丰盛的、是安静的，是浪漫的。在镇远，生活处处是题材，远到一朵云、一颗星，近到一道美食、一首老歌，随手拈来便是诗。流年弹指，感谢你给了我这份墨韵情长！想你雨天时，一抹元青色伴着杏花烟雨，潮湿的早晨有光拂面，河两岸的石板变得油亮明亮。在河畔分享着雨后的柔软水迹，沿河而走，所有的繁华都在这座城汇成亘古的情长，那又将是一种怎样的浪漫呢……

雪小禅曾说过："在厦门，不浪费时间那才叫浪费呢。"此时的我也一样。沿着河岸，我"浪费"着这份秋光。于河边静坐，青青的水草在浅岸揉揉摇摆，我不禁想起徐志摩《再别康桥》的"软泥上的青荇，油油的在水底招摇"。我蹲下身子，轻抚一缕游走的水草。夕阳下，浅浅的水草一直延伸到河的中央，像一片绽放的蓝色之梦。在 潕阳河的柔波里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，和着空气里的幸福与生长的快乐，宁静着这片宁静。长发飘飘的杨柳，是夕阳中美丽的新娘。夏的翠绿全然温馨在秋风中，她们才是河畔倒影最深情的颜色！

我就这样静坐于河边，人群渐增。每一朵云都像酒后的新娘，微醺在天边。夜市，在黄昏中打开。与其说是黄昏，倒不如说是古镇开启浪漫的前奏。河畔搬运着古镇的夜，夜色隐去白天的炎热。那沿岸的相望的灯笼，在古镇的时光里相遇，河的两岸便也多了一份红光的涌动。一盏灯笼，就是古镇的一盏烟火与一份热忱。每一张桌子，都承载着一份生活的希望。每一份夜色，都开启了古镇人们的美好生活！喧嚣觥筹举起的，是一首浪漫的诗。

那枚盛着夜色的灯火，轮回着城市的脚印。落入尘埃，应景的是酒吧的歌声。此时的古镇，像一本意蕴丰富的古诗词读本。两岸的倒影把那些词牌、小令都一一倒影在这一汪碧水的温眸。微风过处，水面微微浮动的一片碧蓝像一张轻漾的围裙，荡漾着古镇的梦。愿每一滴温和的水，都有花开的心灵。灯光，在古镇的夜里看到了希望。人们在希望里实现了希望。

河畔店铺前，各种花儿含香绽放。一座城，总有一处是恰到好处的浪漫。游船过处，船底把每一条波纹都当作傍晚的琴弦。河边的店铺开始张罗桌凳，古镇的夜也将鲜活起来。暮色苍茫不起，因为有了四周山的呵护。青砖，藤蔓；金柳，游船。所有深情的事物，在夜色中依次出现。朵朵绯云是酡红的假醉，醉在如诗的古城上空。华灯初上的古城，挑开一帘盛世的烟火。夜色勾调、编织，抑或拼接着这份祥和。一藤一椅、一茶一几，在古镇的时光里相映成趣。在这里，我感受到了岁月的意义，它让我更细致地去感受生活、领悟生活。我喜欢时光擦亮的清晨，我也喜欢这份缓慢的喧嚣。一轮弯镰般的新月，窈窕着古镇的夜。古城的夜啊，我要撷取你的一片月色，加厚你的青砖碧瓦。在你的怀里，掌控号舵，扬帆驶向你的河岸。

我愿蛰居一处小院，半隐于市，又半出于尘，如此甚好！

我没有能力将剩下的秋在这虚度，可我多想把人生之春秋盛放在这，然后慢慢浪费，连同这份浪漫一起，一起奢侈……

侗寨歌飞扬　侗韵传四方

——天柱『略板略曲调』成为发展民族文化旅游的名片

○ 通讯员 陈光昌

在天柱县，无论是在秀楼土皇节、溪口七月半歌场等村寨小型歌会，还是在四十八寨歌会、注溪社节、七月二十坪歌节等享誉湘黔两省的大型歌会，都能听到侗家歌师朱远春带着他的歌队齐唱注溪"略板略"的优美曲调。齐唱"略板略曲调"的歌师少则十来人，多则千余人。"略板略"曲调优美，抑扬顿挫，歌声嘹亮，余音绕梁。唱毕，全场千百人掌声雷动，经久不息。"略板略曲调"吸引了北、上、广、深等大城市的专家、学者、游客前来听歌、学歌、录歌，无形中拉动了天柱旅游的发展。

"略板略曲调"被列为州级非遗

溪口民间"略板略"侗歌队之所以能在湘黔四十八寨崭露头角，完全得益于朱远春的精心辅导与他所创作的应时应景的歌词。

今年50岁的朱远春出生在被誉为侗歌"略板略"之乡的天柱县社学街道溪口村。溪口村唱"略板略"已有400多年的历史。从小受村中老歌师影响，勤奋好学的朱远春不仅熟知"略板略"曲调，还能创作一些简短、押韵、易懂的歌词。他从6岁开始会用"略板略"哼唱《溪口赖》，10岁能用"略板略"唱《溪口人民爱劳动》，16岁可以和村中的后生一起玩山用"略板略"唱《初相会》，18岁时能和邻寨姑娘用"略板略"唱《别家不好来我家》，22岁时一首《妹是人间天仙女》把隔壁乡镇高酿镇地引村最漂亮的姑娘唱回了家。朱远村用"略板略"曲调唱情歌，曲调婉转动听，流水听了有意，白云听了动情，姑娘听了对他暗送秋波。他编的《和谐社会人人护》《脱贫攻坚勤致富》《乡村振兴铿锵步》，用"略板略"齐唱，振奋人心。

2012年，喜爱"略板略"的朱远春组建了溪口街、溪口小学、坌处地兰、中寨、远口广万山等八个"略板略"侗歌队。2015年，朱远春被列为县级非遗"略板略曲调"代表性传承人，在溪口小学教唱"略板略曲调"，培养了"略板略曲调"苗子200余人；2017年，"略板略曲调"被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列为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。2018年，县里申报朱远春作为州级非遗"略板略曲调"传承人。有了政府的扶持，朱远春开始培养谭燕珍、袁美忠等"略板略曲调"县级传承人，全县能完整演唱"略板略曲调"的侗族歌师达400多人。自此，"略板略曲调"得以发扬光大。

"略板略"被誉为侗家人的天籁之音

"略板略"是北部侗族侗歌曲调之一。多人合唱，高、中、低音浑然一体，时而高亢悠扬，时而低沉婉转。听之，似鸟叫蝉鸣，如江河奔流，犹山谷回响，把听众带入到高山流水、如诗如画的天籁世界。以溪口为中心，东抵白市，西抵高酿，南抵远口、坌处，北抵凤城、社学、渡马，方圆七镇百村六万多人，情歌、酒歌、哭嫁歌、拦门歌、结婚讨烟歌、喜事接客歌、三朝歌、上梁歌等无一不唱"略板略"。

"略板略"曲调格式为："……略板略……略依……略板略依……"。调子不变，变的是歌词。歌词生动多变，朱远春应时应景，见景生情，创作了《黔岭风韵》《侗乡恋歌》《歌唱社会新时代》等百余首歌词。歌词或描述生活场景，或模仿自然之声，或倾诉相思之情，或回味生活甜蜜。结婚嫁女，上梁打三朝，以歌相贺；男女相识，相恋定终身，以歌为媒；生产生活，遇喜逢忧，以歌倾诉。每逢节日庆典，人们身着节日盛装，相聚在鼓楼、风雨桥、歌场对歌，用歌传情，歌颂丰年盛世；每当夜色降临，侗家姑娘、小伙，三两相约，到寨边、溪畔，"略"几首情歌，倾诉衷肠，表达爱慕，憧憬幸福。悠扬的歌声，让侗家人在自豪中甜蜜，在甜蜜中自豪。

不变的调子，流动的词，易学易唱易懂。朱远春传授"略板略曲调"的足迹遍及社学、渡马、远口、坌处等乡镇。从门前、屋后、廊上到田间、山野，都可以听到"略板略"的歌调。娃娃的歌声清纯脆亮，姑娘的歌声动听传情，后生的歌声浑厚如山，偶尔听到几人合唱，如林涧潺潺，似虫鸣啾啾，给人一种神奇的享受。不少到溪口考察的专家、学者听了"略板略"曲调后，都为其完美的抑扬顿挫之音拍案叫绝，认为这种合唱绝响是大自然赐予侗家人的天籁之音。"略板略曲调"被列为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当之无愧。

"略板略"飞出侗寨唱响湘黔两省

近几年来，溪口"略板略"的名气越来越大，飞出了侗寨，越来越被外人认知和喜爱，很多县份慕名邀请溪口侗歌队参加活动展现"略板略"的魅力。

2012年9月，朱远春应邀带队参加庆祝建国63周年暨锦屏县原生态民歌大赛，一炮打响；2013年6月，朱远春应邀带队参加中国（天柱）湘黔四十八寨歌节两头坳歌会民歌赛，一举夺魁；2016年，朱远春带队代表贵州团队参加湖南靖州"湘黔四十八寨赶歌场"闭幕式表演赛，一举夺冠。"湘黔四十八寨歌节"2010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。贵州省天柱县、锦屏县，湖南省靖州县等侗、苗四十八寨上万歌手云集，侗、苗上千支歌队齐聚。朱远春带着歌队将"略板略"曲调唱得如高山流水，把"略板略"这一古老的文化瑰宝全方位地呈现给观众，让观众享受到一出清新感人的视觉盛宴。现场的观众、专家、歌师一致评价："略板略曲调是一场听觉享受，侗族人的精神世界是多么的丰富、多么的迷人、多么的精彩。"2021年6月，黔东南州第十二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天柱举行，"略板略"曲调被选为天柱县宣传曲，朱远春组合溪口片区的"略板略"队伍被选为演出的第一阵容。

几年间，朱远春和他的团队先后应邀到贵州剑河、湖南靖州等地演出，很多音乐爱好者还不远万里前往溪口学歌、听歌，溪口"略板略曲调"成了天柱县发展民族文化旅游的名片。